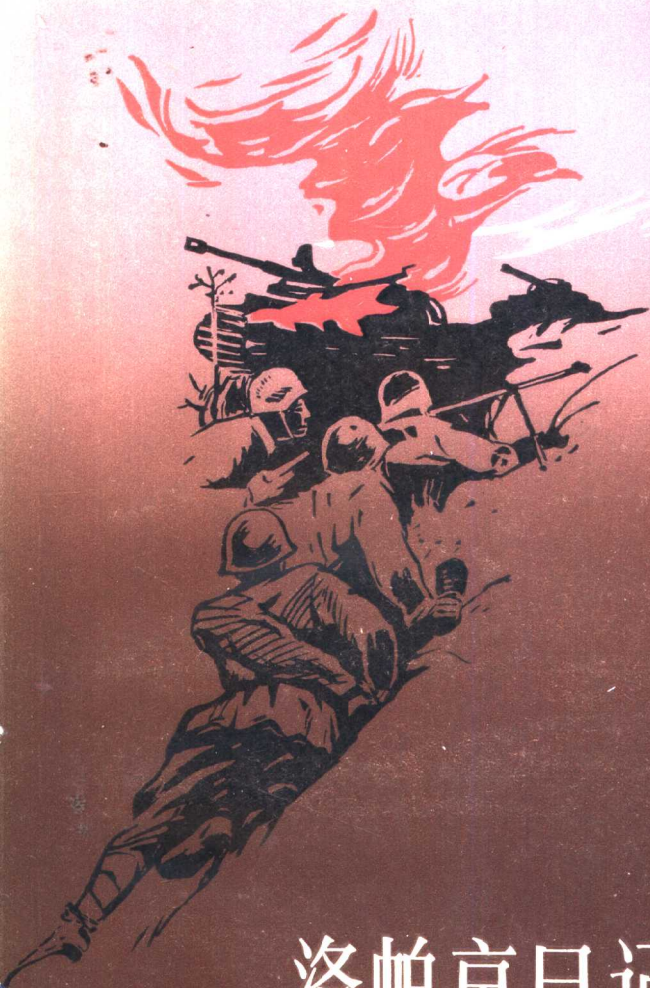


康·西蒙诺夫 著



# 洛帕京日记摘抄

· 1 ·

四 步

# 洛帕京日记摘抄

· 1 ·

## 四 步

[苏]康·西蒙诺夫著

姚龙宝 于国畔 顾生根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К. СИМОНОВ

Из записок Лопатина

根据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Москва 1965 年版译出

洛帕京日记摘抄

· 1 ·

四 步

〔苏〕康·西蒙诺夫著

姚龙宝 于国畔 顾生根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48,000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198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6,500 册

书号：10188·417 定价：(六) 0.66 元

## 内 容 提 要

《洛帕京日记摘抄》是苏联作家康·西蒙诺夫根据他在卫国战争时期随军所作大量日记、笔记和谈话记录编写而成的系列性中篇小说。

《洛帕京日记摘抄》共有三部，本书就是第一部《四步》中的四个中篇，各篇内容主要描写了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的艰难日子里指战员们英勇战斗的动人事迹，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各类人物的思想状况。据作者战后与友人通信表明，对书中有些人物原型的活动，是曾经参阅档案材料或经过调查了解的。

《摘抄》的其他两部《离开战场的二十天》和《我们不会再见面……》我社也将继续出版。

## 目 次

- 潘捷列耶夫 ·····姚龙宝译(1)
- 列瓦绍夫 ·····于国畔译(85)
- 伊诺泽姆采夫和雷恩金 ·····顾生根译(175)
- 妻子来了 ·····顾生根译(199)

## 潘捷列耶夫

### 1

《红星报》记者少校军需洛帕京，坐在克里米亚集团军军委委员的接待室里，两眼望着窗外在等候副官出来。

战争进行到第四个月了。辛菲罗波尔到一九四一年九月底还处于半战争半和平状态。司令部窗外，有几个刚从彼列科普和琼加尔来的全副武装的指挥员，从几辆尘埃蓬蓬的“埃姆卡”汽车里走下来，正在用手帕擦着被尘土扬黑的脸。在另一边，有几个穿花花绿绿夏装的妇女在挂着天蓝色的“冰淇淋”招牌的售货亭旁排着队。这正是克里米亚秋后燥热的天气。

洛帕京随潜艇航行了二十天，昨天晚上刚回来，就在通讯站见到编辑发来的一叠火气十足的电报，催他赶写一篇通讯，于是他坐下打字起稿，打电话，——经由刻赤和罗斯托夫转接莫斯科，在电话里向编辑部的女速记员口授了文章，一直忙到天亮。

洛帕京在航行时，南方局势已趋恶化，虽然情报局的早晨电讯里还是二十天前看到的那句话——“我军正与敌全

线作战”，——而驻辛菲罗波尔的记者们说，这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在卡霍夫卡附近渡过了德聂伯河，向马利乌波尔推进，截断了克里米亚的通途。

早晨洛帕京打电话找编辑，编辑不在，现在他正犹豫不决——是按原约坐飞机回莫斯科呢，还是由于出现了新的情况，留在克里米亚。

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洛帕京来找集团军军委委员、师级政委潘捷列耶夫。需要同他商量一下，并想通过高频电话同编辑取得联系。

办公室的门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十分年轻的三级政治指导员，手里拿着文件夹。他的脸红润光洁，脸上还带着刚才听首长开玩笑时现出的笑容。他把文件夹放在桌上，询问似地看了看洛帕京。

“您是军委委员的副官吗？”洛帕京站起来问，尽管他的军衔比副官高。

“是的。”

“请您把我的情况向师级政委报告一下。”

洛帕京说出报社的名称、自己的军衔和姓名。

过了一会儿，他已经掠过站在旁边的副官进了办公室。师级政委潘捷列耶夫坐在办公桌后面，剃光的头，通红的脸，乌黑的眉毛，他身后靠墙摆着一张床，床上铺着军毯。洛帕京没赶上芬兰战争，可是他从卡累利阿地峡的集团军报工作的同志们那儿听到过许多关于潘捷列耶夫的故事，讲他是个勇敢非凡的人。

潘捷列耶夫欠身站起来招呼。他身材不高，长得很结实，穿着挂有两枚红旗勋章的棉军装和蓝呢马裤，粗短的腿上套一双刚擦过的、散发出鞋油气味的长靴。

他边听洛帕京说，边用乌黑的眼睛盯着洛帕京，同时抚摩着剃得光光的脑袋，一会儿摸摸这儿，一会儿摸摸那儿，好象在检查理发师给他剃得好不好。

潘捷列耶夫知道洛帕京想同编辑通电话后，就摆手止住他，随即摘下高频电话话筒，吩咐给他接通莫斯科。

“我们克里米亚的形势是这样的，”他听完洛帕京的话，说。“部队守在阵地上，防御准备好了，德国人已经逼近，但是他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这很难说。只要我们活着，就不会把克里米亚送给他们，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战斗。”潘捷列耶夫毫不装腔作势地说完，微笑了一下。

这当儿，他身后的电话响起来，他迅速地转过身去，摘下话筒。听潘捷列耶夫的一些讲话声调，洛帕京知道他同编辑的关系很密切。

“你就让他长驻在我这儿，何必要他来回跑呢？”潘捷列耶夫对着话筒说。“为什么太过分，一点也不过分，你有很多人派在外面，我们是新上阵的，还只是开始打仗。请拿话筒吧，”他对洛帕京说，又微笑了一下。

透过高频电话的干巴巴的嘈杂声，洛帕京听出了熟悉的、时时咳嗽的编辑的声音。

“你暂时留在潘捷列耶夫那儿吧，”编辑说。“只是你同他出去的时候，——要当心！我了解他，他会毁了自己，也



会把你毁了的。”编辑在电话里哈哈大笑，接着他那遥远的莫斯科的笑声在半途某处突然中断了。

“那么，您要留下了，”潘捷列耶夫说，用他那对黑眼睛把洛帕京当作私人财产一样迅速而仔细地看了一眼。

坐在他前面椅子上的这个人，身材瘦削，戴着角质的教授眼镜，穿着筒子太宽大的皮靴，叉开两条长腿。他的脸瘦长，过于宽松的领子象马的颈圈似的套在青筋暴胀的脖子上，稀稀落落的头发梳成分头。潘捷列耶夫觉得，这个人有点象他在芬兰战争中认识的一个著名作家，但是他没有看过洛帕京的证件，——虽然少校军需的证件上也注明是作家。

“您是不是病了？”潘捷列耶夫瞧着洛帕京在长时间的潜艇航行后苍白的脸，怀疑地问道。

“不，没有病。”

“有住的地方吗？”

“旅馆里有个床位，”洛帕京说。

“明天早晨六点钟，您到这儿来，”潘捷列耶夫边说，边站起身来，粗短的腿站立不稳，前后晃了两下。“我们到彼列科普去。”接着他握了握洛帕京的手。

洛帕京回旅馆后就躺到床上，这天一直没吃过东西。他原打算吃点出航前留在背囊里的存粮，可背囊是空的，只剩下一点面包干的碎屑。编辑部的司机马尔奇亚诺夫，过去洛帕京对他从没有摆过首长的架子，这次外出三个星期，显然压根儿没人管束他了。旅馆内外，既看不见马尔奇亚诺

夫，也没有汽车的影子，他甚至认为不必留张条子就可以出去。洛帕京暗笑自己的软弱无能，甩掉靴子，和衣倒在床上，沉沉入睡了。

## 2

早晨五点，洛帕京醒来的时候，仍不见司机和汽车。只好希望在潘捷列耶夫的车上找个空位。

在司令部的大门口，停着一辆“埃姆卡”汽车。脸儿红扑扑的三级政治指导员手里提着小提琴，在斥责一个穿着不整齐的新制服的中年司机，——“小提琴里大概是吃的东西吧，”洛帕京羡慕地想。

“是这样的，维利霍夫同志，”司机一边为自己辩护，一边用铁丝把备用汽油箱缠绕在汽车后面的缓冲器上，“您要知道……”

“第一，您要称呼军衔，”脸色绯红的三级政治指导员严厉地打断了司机的话，看到洛帕京后，他就特意正式行个举手礼。“第二，我一直记得：吩咐您带三个油箱，可您带了两个。”

“因为带上三个油箱，弹簧会受不住，”司机一边不停地干活，一边和气地唠叨着。“路又不大好走……”

“我听不清您在说什么。同指挥员说话，要站起来。”

蹲着缠汽油箱的司机站了起来，难堪地垂手贴紧裤缝。从他脸上看得出他是受委屈的，他真想骂副官一声“他妈

的”才好，可是不敢这样做。

这时，潘捷列耶夫从大门里走了出来。

“喂，您都准备好了吗？”他问司机。

“一切都齐备了，潘捷列耶夫同志，”司机匆忙地用破布擦着双手，愉快地说。

三级政治指导员愤恨地看了他一眼，——他对师级政委竟敢不称军衔。但是，首长在这里，副官不敢训人，只是凶狠地把两片厚嘴唇闭紧，望着司机的脊背：等着吧，到时候我再跟你算帐！

“既然一切都齐备了，那么我们可以走了，”潘捷列耶夫说，握了握洛帕京的手，坐到前面。

洛帕京和政治指导员坐在后面。司机砰的一声关上车门，汽车开动了。

潘捷列耶夫摘掉帽子，过一会儿他那剃光的脑袋便时而往右倒，时而往左倒，他睡着了。洛帕京和副官默默地坐在车上。洛帕京想睡觉，可是三级政治指导员把边窗的玻璃摇到底，把头探出窗去，一直注视着空中。

两小时后，汽车来到三岔路口，一条路是通往彼列科普的，另一条路拐向琼加尔。这时，潘捷列耶夫象听到口令似的醒来了，用手摸了一阵，把掉在汽车底板上的帽子拿来戴上，告诉司机朝右拐，驶向琼加尔。洛帕京不打算问什么，可是潘捷列耶夫自己朝他转过身来，说明他们为什么去琼加尔，而不是按昨天的打算去彼列科普。

原来，彼列科普依然平静无事，而在琼加尔，德国人昨

天白天突然冲向我前沿阵地正面的萨尔科沃车站，占领了它。按预定的计划，萨尔科沃车站是不打算防守的，可是德国人突然进攻后，在那里警卫的一个营被截留在车站的那一边了。

“昨晚我在那儿，”潘捷列耶夫说，于是洛帕京明白，为什么他一上汽车马上就睡着了。显然他昨夜没睡。“我们试图在夜战中夺回车站，把一营人撤出来。昨天没有成功，今天得重新再干。”

他开始叙述为什么没有成功：车站周围都已埋上地雷，要想冲到萨尔科沃，只有铁路两旁几十米宽的狭窄地带。这个团还没有打过仗，又是不久前由预备队扩充的，其实就跟整个师一样。在夜战中，一切混乱不堪，差点自己互相开起枪来。只得停止前进，以便整顿秩序，准备炮兵火力，今天早晨一切从头开始。

“说真的，昨晚师长可是……”潘捷列耶夫把话说到一半突然住口，他转过身朝三级政治指导员说：“唱一个吧，维利霍夫！飞机来了，我们会听到的。放下玻璃——有灰尘！”

维利霍夫放下了玻璃。他的脸上好大一会显出受委屈的神情——他关心师级政委的安全，可师级政委这样说，好象副官监视天空是出于胆怯。然后，他沉思起来，用真挚感人的男高音轻轻地唱起了被压在矿井下的驭手之歌。“……同伴们抬着年轻的驭手……”他唱着，每次叠唱，他那绯红的脸便越加和善和悲伤。洛帕京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支歌。

“这是我们矿工唱的歌，”潘捷列耶夫说，用弯曲的手指

擦了擦眼睛。

“您是哪儿人，潘捷列耶夫同志？”习惯难改的司机问道，于是三级政治指导员的脸上又显得生气了。

“我吗？”潘捷列耶夫把司机对他的这种老百姓称呼只当是最自然的称呼，反问道。“我是叶那吉耶沃的人。您呢？”

“我是伏罗希洛夫格勒人，”司机说着，把车刹住。“照我看，现在该往左吗？”

“您是走第二次了，应该记住！”潘捷列耶夫说着，眯缝起眼睛，往左边看了看。“转弯。”

五分钟后，“埃姆卡”汽车来到了师部。师部设在一公里外山脚下—个隐约可见的小村庄里。到处都有蜿蜒曲折的交通壕。尽管这儿缺乏树木，司令部的窑洞都用很粗的圆木覆盖了三四层，可以看得出来，在防空方面，这儿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师长的副官听听空中，显然很着急，他喊住司机，急忙把潘捷列耶夫和洛帕京坐的“埃姆卡”汽车赶到伪装网下面。

师长是个少将，他的脸上没有什么特征，他迎接潘捷列耶夫的时候，显出那么一种小心奉承的样子，以致洛帕京觉得他的个子比实际上要矮一些。他老是对着潘捷列耶夫俯下那七尺之躯，使新皮带吱吱作响，嘴唇在潘捷列耶夫耳边吧嗒吧嗒地响着，在交通壕里轻轻地一再挤着潘捷列耶夫。他想到下面避弹室里去进行眼前这场不愉快的谈话。最后，

潘捷列耶夫稍微离开他一些，带着很不满的神情看看少将的眼睛，走出了交通壕，在空旷的草地上坐了下来。

“坐吧，”他生气地用手拍一下草地，对少将说。

少将想忍住不看天空，但是他忍不住，仍然看了一眼，然后他才坐到潘捷列耶夫身边。

“怎么，已经把您炸怕啦？”潘捷列耶夫看看天空，再看看少将，问道。

“怎么？为什么炸怕了？”将军不知道是讥笑他，反问道。

“我看您是炸怕了，”潘捷列耶夫说，“所以您很想到地下面去。萨尔科沃情况怎么样？”

“按照司令员的命令，十点十五分我们将再次进攻。”少将回答，他怕触犯军委委员的自尊心，改口说道：“集团军军委怎么命令，我们就怎么做。”

潘捷列耶夫皱了皱眉头。

“命令，命令，”他埋怨道。“昨天命令您，可您拖到夜里，把事情搞糟了。”

“这是一次失误，军委委员同志，”将军两手一摊，说。“偶然的失误！昨天您自己看到的。”

“我看到了这次失误的情况，”潘捷列耶夫若有所思地慢吞吞说道，仿佛在回忆昨天失误的场面。“我看到了这次失误的情况，”他重复一遍，“可就是在您失误的地方，我没有看到您。我看到了团长，可您不在。”

“说得完全对，”将军带着恬不知耻的样子说道。“这个

时候我在另一个战斗地区。”

“在另一个战斗地区？”潘捷列耶夫看了看将军，然后看了看避弹壕，在它的尽头有个通向将军避弹室的入口，于是哼了一声。

“那么今天，”他停顿了一下问道，“到了进攻的时候您也要到另一个战斗地区还是怎么样？”

“决不，”将军说着，捋起军便服的袖口，看了看大手表，“九点半司令员要来，我们要一起去团观察所。”

“司令员？”潘捷列耶夫拉长声音问。

司令员会上这儿来，这种事他是想不到的。

“是，十五分钟以前打电话来通知的，”将军说，他心里感到满意，因为司令员一来，他跟潘捷列耶夫这个不请自来的、昨天失误的目击者就不会是个对个的两个人了。

“他昨夜没有对我说过，那么，他改变了主意，”潘捷列耶夫说。

“听我说，库金诺夫同志，”他第一次称呼将军的姓，“今天你们在阿拉巴特斯列尔卡沙嘴的情况到底怎样？不要说得太笼统，要具体点。”

“天亮前有消息说，德国人在夜里摸进来了。”

“正是这样，”潘捷列耶夫打断了他的话，“我就是要闻这件事。”

库金诺夫稍微耸了耸肩。

“根据我们得到的初步消息，这同事实不符，但是我已下了命令，在进一步彻底弄清情况。”

“初步……彻底……”潘捷列耶夫轻轻地、然而生气地嘟哝着，“具体说，您那儿有没有秩序？”

“有秩序！”将军挺起胸膛深深地吸了口气，清楚地说道。

“好吧，”潘捷列耶夫站起身来，向他伸出手说。“您等到司令员来就作战吧。”

“那您呢？”库金诺夫惊奇地问道。

“既然您那儿一切都很有秩序，那我就到阿拉巴特斯列尔卡沙嘴……看看您师里的秩序怎样……”

他带着不大客气的讽刺口吻这么说，对于这种讽刺的口吻，洛帕京已开始习惯了，——这就是说潘捷列耶夫一点也不相信将军向他报告的那种秩序。

“您不妨在这儿吃早饭，同时可等候司令员到来，——在那边的村子里我一切都准备好了，怎么样，安德烈·谢苗诺维奇？”

库金诺夫俨然以主人指引餐室门的姿势，伸手指指土冈上白色的小村庄。他对潘捷列耶夫又恨又气，但是不想表示出来——他希望缓和昨天发生的问题，宁可受些委屈。

“不，我要走。谢谢，”潘捷列耶夫嘟哝了一声。

“早饭还是要吃的，”离开库金诺夫的师部后约十五分钟，他边打呵欠，边伸懒腰说。“您吃过了吗？”

洛帕京以为这话是问他的，正想回答，可是发现潘捷列耶夫不是问他，是问司机。

“稍微吃了一点，”司机回答。



“吃一点不好办事，”潘捷列耶夫说，这一次是对洛帕京说了：“您呢？”

“没来得及吃，”洛帕京说。

“我和维利霍夫也都没有吃早饭，”潘捷列耶夫朝副官那边点了点头，说。“我不肯在库金诺夫那里吃早饭，因为担心：他即使是在村子里，终究还是要叫我们坐在避弹壕里。您把车拐到干草堆那里去，就是远远的那一堆……”他指给司机看。

一分钟之后，汽车停在一个大千草堆的阴影处。一架德国侦察机在草原高空盘旋。机关枪和步枪零零落落地从四面八方朝它射击。

维利霍夫打开小提箱，在干草上铺好了餐巾，取出西红柿、黄瓜、面包、煮鸡蛋和装着茶水的保温瓶。他把一切都在餐巾上摆好后，来到司机跟前，又象在辛菲罗波尔那样，用凶恨的、听来很清楚的小声斥责他。他要求司机把汽车掉过头来，不要象现在这样停着，而是照另外的样子，把它停在随时好开的地方，又得使高空看不见。这一切没有任何必要，因为把汽车停在干草堆的阴影处，从高空本来就看不见，而在广阔的草原上，无论汽车怎样掉头，反正随时好开走的。

潘捷列耶夫从小提箱里取出一瓶三合一花露水，先用花露水擦擦手，然后拿手帕把手擦干，便和洛帕京并排坐下。他把面包切成片，一边用灵巧的粗指头很快地剥着一个个鸡蛋，一边仔细地听着他们两个的谈话。